

YanqinXilieXiaoshuoJi

不是偶然

严沁系列小说集
严沁著

严沁系列小说集

严沁著

YanqinXilieXiaoshuoJi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不是偶然

严沁系列小说集 严沁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不是偶然/严沁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4. 1

(严沁系列小说集)

ISBN 7-5059-4333-2

I. 不… II. 严…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8446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 01-1999-0720 号

书 名	不是偶然——严沁系列小说集
作 者	严沁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吴若竹
责任校对	孙志坚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880 × 1230 1/32
字 数	272 千字
印 张	10.2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4333-2/I·3377
定 价	20.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欢迎惠顾我们出版社的网站<http://www.CFLACP.com>



YanqinXilieXiaoshuoJi

严沁——

备受海内外华人爱戴的知名作家，

著有百余部脍炙人口的小说。

她写情：爱情、亲情、友情，

以至种种世间情。

作品散发着她触感而生的

情爱芬芳，

教万千华人读者尽陶醉于她小说的

爱情世界。

责任编辑 吴若竹

封面设计 赵小贤



目 录

3	不是偶然
15	你心我心
171	心窗之外



不是偶然





谈妥了一单大生意，在合约上签上名字，安烈笑了。

不单只是谈妥一单生意这么简单，他的对手是城中出名的女强人，他有一种征服的成就感，很满足。

看见她——艾灵也签好名字，他向她伸出右手。

“预祝我们合作成功。”他由衷地说。

艾灵淡淡地一笑，或者这是女强人的标准表情吧。

“一定会的。”信心十足。

他把合约放进公事包，预备离开。

“可有时间一起午餐？”艾灵突然问。

他很意外，立刻又释然。女强人该是这么主动，这么有侵略性的。

“当然，为什么不？”他笑。

艾灵的视线在他脸上凝聚了十秒钟，他清楚地看到她瞳孔在收缩。

“那么现在就去。”她站起来。

只是他不明白，她瞳孔收缩表示什么。

艾灵带他到交易广场的“美商会所”，坐在靠窗的座位，他们谈着最普通的话题。

“他们说你已婚，是吗？”艾灵突然问。



“是。”安烈耸耸肩，“盈如是间大酒店的公关经理。”

“她叫盈如，”艾灵很感兴趣似地，“很女性化的名字。有孩子吗？”

“没有。也没打算要。”

“你的意思？她的意思？”艾灵笑得特别。

“她。我倒无所谓。”安烈不以为意，“世界艰难嘛。”

“盈如——你太太是活跃人物。”

“也许是。她做公关界。”

“公关界。”艾灵点点头，很刻意地说。

“你——认得她？”

“啊——不，不，听过她的名字，丁盈如，”她仰起头笑，“很能干的女性。”

“说能干她比不上你，你是出名的女强人，有自己的事业。”

“女强人你不知道是很讽刺的名词吗？”她有点自嘲，“事业或许有一点，却永远有空白或失败的感情。”

“你——”

“我不是说我，”艾灵立刻摇头。她很敏感。“我不承认自己是女强人。”

他开始吃菜，话题暂停。

“丁盈如总单独出现社交场合，哎，我是说，你不大爱陪她出席一些宴会。”

“那不是我的个性，”安烈停下来半晌。“你知道很多关于我们夫妻的事。”

艾灵呆怔一下，立刻笑说：“当然，要跟你谈生意之前，我必须先了解你这个人、你的背景，这是一贯手法。”

“这是你成功之道？”他完全不了解面前这个女人。

“我从没说过自己成功。”她低下头。

艾灵，拥有许多好条件，漂亮、有气质、独立、成功的事业、富有的环境，听说还有很好的未婚夫，却在这儿跟他谈他们夫妻的小事，这不特别吗？



安烈真的不懂她。

不过，也不打算研究。做成这单生意就算了，他无意与她交朋友，因为他不认为男与女之间有单纯的友谊。

他不想盈如误会。

盈如误会吗？不，不会吧。盈如很忙，忙得连跟他吃个午餐的时间都没有，忙得他们夫妻有时要互留纸条通消息。

盈如没有时间误会。而且，盈如很大方，很开明，永不会误会。

盈如请一班新闻界朋友吃晚饭，安烈独自在家看镭射影碟。

这部电影并不好看，却也别无选择，有得看总比没得看好。

他为自己倒一杯酒，电话铃响了。

“是我，艾灵。”好意外的声音。

“你——”他想不出他们之间还有什么瓜葛。

“自己在家，是吗？”艾灵笑，“出来喝一杯酒吧！我就在你家附近，五分钟后来接你。”

没有拒绝的机会，她已收线。

他望着手上的酒杯，心中十分诧异。

这艾灵——不是对他有意吧？她明知有盈如的。但——她怎知他单独在家？

五分钟，他匆匆下楼，艾灵坐在她那辆好有型的法拉利跑车上。

她穿着牛仔褲白衬衫，很帅气，另有一种独特的味道。

她不但漂亮，而且有型。她——对他有意？安烈真的迷惑了。

“找不到人陪，希望你别介意，”她开动跑车。“而且我知道丁盈如不在家。”

她叫盈如永远连名带姓，有一种说不出的怪怪味道。

“你碰到她吗？她请新闻界。”

她淡淡地笑，不置可否。



“没认识你之前，不相信你是那么乖，”她说，“属受保护的罕有动物。”

“应酬是很烦人的。”

“但丁盈如却与你相反。”

“是，她爱热闹，”他点头，“从来我们个性不合，从来都是。”

“却又能相安无事。”

“习惯了。”他不想多谈自己，“你的那位出名的未婚夫呢？”

“出名的未婚夫？”她说，“又不是做戏的，怎么叫出名呢？”

“他不在香港？”

“在。”

“为什么不陪你？”他望着她。

她脸上掠过一抹很奇怪的神色。

“谁规定他一定要陪我？”她反问，“就好像丁盈如并不一定陪你一样。”

她又讲盈如。仿佛她总是要把事情扯到盈如那儿。

“我们是老夫老妻。”

“不是理由。”她眼波流转，笑得十分妩媚。

他呆怔一下，立刻转开视线。

说真话，面对这样的女人他是会心神不定的，这女人——又仿佛对他有意。

是有意吧，否则怎会夜晚找他喝酒？

他们在酒廊里喝了杯酒，也没真谈到什么。艾灵总三番四次提到盈如。

“盈如，你认识艾灵？”安烈忍不住问。

“艾灵，谁？”盈如从浴室出来。

“刚跟我做成一单大生意的女强人。”

“哦。”盈如完全不感兴趣。

“不认识？认识？”安烈追问。



“听过名字见过几次，”盈如转过身就睡，“别吵我，累得半死。”

安烈低头吻她面颊，熄灯。

他是很迁就盈如的，总是顺着她的意。夫妻嘛，理该如此，他爱她。

结婚三年也许不再是爱情，却也变成了细水长流的感情。

他们该是感情非常好的一对，朋友眼中如此，安烈自己也觉得如此。

虽然事业上他也成功，在家美商机构做总经理，但他觉得最成功的还是婚姻的美满。

盈如是个好太太，除了太忙一点之外。

她是真忙，看，又来电话说不能回来晚餐！有个重要的人物要入住酒店，她要等着接待和安排一切。

“自己一个人在家，乖乖地看电视，嗯。”盈如温柔地说，“明天一定陪你。”

“你去忙吧。不过不要忙坏了身体。”他说，“我会照顾自己。”

“不必等我们，我也许很晚才回。”

“好。”

收线后，安烈觉得寂寞，但他不自私，盈如应该有自己的事业，他不会阻拦她。

盈如不是说明天会陪他吗？

但是，早晨起来盈如就歉然地对他说：“对不起，烈。我要立刻飞往日本一趟，两天后回来。”

他不想她离开，却也展开笑脸。

“又是开重要会议。”

“是。”她吻他一下，“老总派我去。”

“你做了太多分外事。”他摇摇头，“老总应该加你薪水。”

“我会这样告诉他。”她翩然离家。

安烈想，又将有寂寞的黄昏和夜晚。



但中午，艾灵的电话就来了。

“想请你去赤柱餐厅晚餐。”她说。

唉。主动又直截了当的女人，他并没有好感，但是——唉！
去吧。

情调很好的餐厅，周围都是外国人。

“好像情绪低落。”烛光中，她凝望着他。

她是美丽的女人，比盈如更美。她有那么好的条件，为什么选他？

“没事。”他吸一口气，“盈如去了日本。”

“舍不得娇妻？”她笑。有揶揄的成分。

“怎么不见你的未婚夫？”他忍不住问。

“他？旅行去了，美国。”她说。没什么表情，仿佛提一个无关系的人。

“其实——我们这么约会，别人会不会说闲话？”他问。

在她的凝视下，他愈来愈不安。

“你担心别人说闲话？”她反问。

“你是知名人物。”

“知名人物不能和男人吃晚餐？”

“但是——我是有妇之夫。”

“你担心别人传你有婚外情？”她目不转睛。

“虽然我知道我们不是——”他好窘迫。

她耸耸肩，突然间沉默下来。他完全猜不透她在想什么。

“是不是我说错了话？”他不安地问。

“说说你对婚外情的看法。”她突然说。

“这——”

“赞成？反对？不介意？逢场作戏？或者认为有违道德？”

“没想过这件事，”他皱皱眉。她在咄咄逼人。“或者因人而异，各人的道德观念不同，思想不同，看法不同——”

“我只问你，你的看法，你的思想。”

“我不反对别人有，但我自己不会做。”



“如果碰到了呢？”她盯着他看。

“我——会控制自己。”他避开她视线。

“爱情的事是控制不了的，会像火烧，会像核爆，会像洪水泛滥——”

“我能控制自己。”他打断她的话。

安烈开始对盈如有些内疚，他和艾灵之间的交往令他不安。

虽然他清楚他和艾灵之间什么都没有。

很奇怪，艾灵似乎知道他的行踪，总能在适当的时候找他，聊一回天，喝一杯酒。所谓适当的时候是盈如总在忙着。

盈如的确忙，她的忙有变本加厉之势，她这公关经理做许多额外的事。

安烈是介意的却不便讲，因为盈如乐此不疲。

他是个开通、大方的现代丈夫，他尊重妻子的工作。

当盈如忙时，他独自在家中与寂寞对抗，艾灵的邀约喝一杯酒什么的，他下意识就答应了。事后，他后悔。

除了妻子，他不应跟其他女子交往。

新人物却有旧脑袋。

“盈如，你记得艾灵吗？”躺在床上，他考虑半晌。

“嗯。”盈如在半迷糊状态。

她忙了一整天，当然累了。

“就是跟我做成一单大生意的女强人，你记得吗？”他再说。他不想对她隐瞒。

“嗯。”背对着他的盈如又漫应一声。

“我们——常常见面。”他鼓起勇气，“她约我喝一杯酒，而你又总在忙。”

盈如没出声。

“我想介绍你们认识，”他吸一口气，“明天下班时一起晚餐，就在我酒店的扒房。”

“嗯。”



他松一口气，事情就这么解决了。

坐在盈如工作的酒店扒房里，他看见艾灵从门口进来。

这个美丽出色的女强人也有女强人的优点，她极准时。

“嗨。”艾灵淡淡地笑。

“盈如就来。”安烈有点不自然。他这么做分明是拒绝艾灵。

艾灵这么一再约会他，是对他有意吧。

艾灵只是淡淡地笑，笑得仿佛另有深意。

她要了餐前酒，两人就这么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安烈发觉，除了盈如，他们之间甚至没什么话题。

四十分钟过去了，盈如没依时出现。

“对不起，我打个电话。”安烈频频看表。

打电话回来，他脸色古怪。

“盈如离开了酒店，但又没回家，”他是不安和抱歉的。“相信她有事。”

“我们俩也可以吃晚餐的，是不？”艾灵说。

艾灵虽没表示什么，安烈却不满，盈如失约至少要通知他一声。

回到寂静的家，依然没有盈如的影子。他感觉到，只有在睡觉时才能看到她，而且是倦极的她。

是不是他该表示不满的时候了？

盈如回来时已凌晨，有着酒意，眼睛水盈盈的虽有倦意却也带着笑意。

“嗨，还没睡？”她看他一眼。

“你去了哪里？”他仍保持风度。

“忙。和一些出名的食家吃饭，公事。”

“你没有告诉我。”

她颇感意外地看他一眼，停止了去浴室的动作。

“你并没有问。”



“盈如，你不觉得最近你忙得太厉害？我几乎没有时间见到你。”

她皱眉，很明显的'不满。

“这是我的工作。”

“工作之余还记得我和这个家吗？”他用了稍重的语气。

“你在抱怨？”盈如脸上的笑容没有了。

“不，盈如，”他忍耐着，他告诉自己别发脾气。“你忘了今晚的约会？”

“约会？约了谁，什么时候？”

“今晚在你酒店扒房，约了艾灵，我想替你们介绍。”

“哦——有这样的事，我怎么会不知道？”她睁大眼睛，“你什么时候通知我的？我今天约食家们是早在一星期前就约好的。”

安烈必须深深地吸好大一口气才能平抑心中的激动。原来昨晚他说了那么多话，盈如竟是一句也没听到。

“你什么时候告诉我的？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嗯，烈。”盈如再问。

或者，这是一个误会。就当它是个误会吧！

盈如还是一贯的忙，安烈在公余就只好找自己的节目，和艾灵见面，他不再内疚。

人是该有朋友的，他可以当艾灵是中性朋友，只要问心无愧也就罢了。

艾灵也不是常常有空的人，但他看得出也感觉得到，她总是推了别人的约会来见他，这令他有骄傲感。

渐渐、渐渐地，他自己也弄不清楚了，他和艾灵之间算什么？他没让他拖过手，没让他吻过，他们单纯、干净得很。

艾灵是比较理智型的女人吧。

晚上九点半，他惯常的独自在家，门铃突然响起来。

门开处，带着浓浓酒意，和平日完全不同的艾灵歪歪斜斜地站在那儿。



“我能进来吗？”她眼中仿佛已没焦点。

“当然，请进来。”安烈慌乱地。

“除了你，我找不到可以倾诉的人。”她倒在沙发上，“请给我一杯酒。”

“你已经醉了。”

“别理我醉不醉，酒。”她失去好仪态。

安烈只好斟一杯给她，她仰头一饮而尽。

“艾灵——”

“酒。”她指指空杯。

看她模样好像受了什么刺激，但，什么事才能刺激这理智型的女强人呢？

“什么事，我可以帮你吗？”他真诚地。

她怔怔地望着他半晌，仰头狂笑起来。

“你可以帮我吗？哈！当然，你可以帮我，但是怎么帮，谁又帮你？”

“艾灵，你真的醉了，”他叹一口气。他没有面对酒醉女人的经验。“有什么事讲出来或者心理上会舒服些。”

“我没有醉，我是千杯不醉，”她还是笑，“你知道吗？我是女强人，谁都这么说，我不想承认也不行，是不是？”

“我送你回家，好不？”

“我不回家，我专程来找你的。”她大动作的摇头摆手，“我是标准的女强人，成功的事业，空白失败的感情。”

“艾灵——”他益发不安了。

“谁都知道我们是一对，我们从中学开始就相爱，我从没正眼看过其他男人，但是——是我的失败，”她苦笑着，“我发觉原来我从来都没有抓牢过他。”

“你们吵架？”

“今天是他生日，我为他安排好节目，从黄昏等到现在他没出现，”她放下手中空杯，“甚至连电话都没有一个。”

“或者，他有事。”